



中国书籍文库
China Books Library

汇集优秀原创学术论著
推动科研成果转化交流

歌谣的多学科研究

GeYao De DuoXueKe YanJiu

王光荣 著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歌谣的多学科研究

GeYao De DuoXueKe YanJiu

王光荣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歌谣的多学科研究/王光荣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2. 11

ISBN 978-7-5068-3252-6

I. ①歌… II. ①王… III. ①民间歌谣—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64794 号

责任编辑/ 杜乃建

责任印制/ 孙马飞 张智勇

封面设计/ 中联学林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6

字 数/ 468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3252-6

定 价/ 6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窗体底部(自序)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个拥有 56 个民族的大家庭,各民族歌谣源远流长,多姿多彩。无论是汉族还是各少数民族乃至各族的不同支系,不同方言区的人们,都有各自在内容和形式上区别于别的民族、别的支系和别的方言区的歌谣。各种歌谣反映社会生活真实、迅速而广泛,几乎包括社会生活的各方各面,表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记载着人民的历史。正如高尔基所说:“如果不了解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就不可能了解劳动人民的真正历史。”也正如民俗学家吴同瑞、王文宝、段宝林所说的,民间歌谣具有“心灵的火花,立体的文学,多样的体式,广泛的内容”的特点(《中国俗文学概论》)。

生活中时时处处有歌谣。特别是在漫长的旧中国,歌谣同神话、传说、故事以及其他民间文学样式一样,作为劳动的伴侣、斗争的武器、自我教育的教材和社交娱乐的工具,广泛作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歌谣,多半是劳动人民在从事生产活动中创作出来的艺术品。它从“前呼邪许,后亦应之”的初级文学形态,发展成为有音有词的呼号式劳动歌,是先民集体进行艰巨、沉重的劳动而呼喊、歌唱的心声。它除了有振奋精神,减轻疲劳的作用外,更主要的是用以统一动作,集中力量,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的效率。如广西的壮、彝、苗、瑶、侗、水等民族的人们有互相帮助修建房屋的习惯。房屋的柱子很大,立柱需要很多人,有的拉缆,有的撑竿,习惯在天亮时点起火把立柱。为了协同动作,统一行动,拉缆、撑竿、扶柱时,众人同声高唱《立柱歌》(名称不一,内容大同小异)。其中有许多“咳呀哈”、“嗨罗嗨”之类的衬音,实际上是统一和协调劳动动作的号令。依照鲁迅的说法,这号令本身就是一种歌谣,即是一种文学,是人类最早的艺术形态。

呼号式的劳动歌进一步发展,就有了抒情歌曲。它主要不在协调动作,而在调节精神,消除烦闷,减轻疲劳,让劳动成为一种享受。如畲族的《采棉歌》唱

道：“双手采棉心里爱，亲栽棉桃蒲蒲开（盛开貌），左边采来右边转，采棉歌儿阵阵来。”朝鲜族的《织布的福姬》唱道：“卡达卡达，卡达卡达，福姬唱着歌儿织布欢——白天织的是日光绸，晚间织的是月光缎……织出我们自己穿的花绸，织出打扮我们生活的彩缎；福姬心中有源源不断的动力，越织越有劲，越织心越欢。”鲁迅说：诗歌源于劳动后的休息。这是因为诗歌句短而热情，在劳动中能起协调动作和振奋精神的作用。

在我国 55 个少数民族中，除维吾尔、藏、蒙古、哈萨克、回、朝鲜、彝、纳西、傣等民族外，大多数民族原先就没有文字，或没有用本民族文字写作的历史。各民族歌谣，对本民族的历史，大都靠口耳相传来保存下来。侗族叙述民族历史的歌，有《祖源歌》、《侗族祖先哪里来》、《祖公上河》等。苗族有《神母狗父》、《跋山涉水》等。瑶族有《盘王的传说》。白族有《民族的来源》。哈尼族有《哈尼族祖先过江来》。著名的三大史诗——藏族的《格萨尔》、柯尔克孜族的《玛纳斯》、蒙古族的《江格尔》，以及壮族的《莫一大王》、《岑逊王》、《侬智高》等，虽然不能说它们就是历史，却可以从中窥见某些历史的脚印，认识历史的某一个侧面，故俗话说：“老的不讲古，小的失了谱。”“谱”，在民间就相当于历史。其次是进行品德教育。恩格斯在《德国民间故事书》一文中说：“民间故事还有这样的使命：同圣经一样，培养他的道德感。使他认清自己的权利，自己的自由，激起他的勇气，唤起他对祖国的爱。”

歌谣自古以来，具有社交和娱乐的作用。《诗经》一书，在春秋时代就成为各国聘问宴席吟诵的范本。各少数民族中，至今还有各种社交往来的礼仪歌。如壮族人到别家作客，一进村就要唱赞歌，赞美主人家的村寨，赞美主人家的家园；广西彝族在年、节和各种喜庆的日子，大小酒宴席间，都要由在场的长老领唱酒歌，叙说主人的家谱和喜酒的缘由，赞美家主的为人、品德和能耐。许多民族在人生礼仪的每一个环节都以歌相伴，生日就唱《祝寿歌》，是婚嫁就唱贺婚嫁的歌，是丧葬，就念唱《开路经》、《送魂词》和《离堂歌》等。其他民俗活动，如建房、迁居、入宅志禧，也都伴有各种各样的歌谣。壮族民歌中说：“哪座春山没鸟叫，哪条河流水不生波，有口都该把歌唱，人不唱歌活着做什么？”因此，人人能唱歌，人人爱唱歌。在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聚餐还是平时社交，常常以歌代言，以歌问答，而且是随兴即唱，见什么就唱什么。因为唱歌是训练和表现一个人的聪明才智的好机会，故在社交场合，便非唱不可。蒙古族对牲畜繁殖、新蒙古包建成、娶亲嫁女、婴儿诞生等喜庆之事，也都要唱赞歌。他们自夸祝词之多，“像草原蠕动的羊群”，赞词之美，“像秋夜灿烂的星空”。蒙古人昔日以马为主要交通工具，广袤的草原，无马不行，对马尤其珍视。社交中免不了要赞

马。赞马奔驰之速道：“刚掖下后襟，就驰过了十重山岭；刚掖下前襟，就跨过了七座山峰。比出弦的飞箭还快，比飞翔的鹰还猛。”由马本身，连带对马辔、马鞍、套马杆等都有歌赞。

过去少数民族居住的地方，交通闭塞，居住分散，很少有文化生活。人们一天辛苦劳动结束之后，为了解除疲劳，便坐在火塘边、树荫下，以民歌和故事的形式，讲述过去，憧憬未来，既传授知识，又是一种娱乐。这些娱乐活动，各民族自有其特点。如赫哲人在猎场、网滩或乡村土筑的茅屋里，听民间歌手说唱“伊玛堪”。水族有“开塘”习俗，本来是办丧事，却当成喜事来办，以歌声冲淡悲凉气氛。丧家“开塘”，亲友们都要送礼物，按风俗，最上等的礼物不是钱财，而是文艺节目。“开塘”的一天一夜里，丧家的里里外外，就像举行文艺晚会一样，吹笙，歌舞，花灯，唢呐，各显身手，人鬼皆娱。

广西那坡彝族跳弓节期间，无论是本民族师公“腊摩”（亦称“毕摩”）吟唱的各种祭经，还是众人所唱的各类长歌、短歌，都充满着生活哲理、道德观念和社交礼仪风范，人们听后，无不深受教育和熏陶。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和旅游事业的兴旺，民间歌谣在促进经济建设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政府和企业团体利用歌谣和其他相关的活动，为经济生产服务。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有计划、有组织地举办艺术歌节，招徕各地商家财团，建立各种贸易关系，提高当地企业生产的经济效益，增加当地各种服务行业的财政收入。广西南宁市国际民歌艺术节自从1999年至今，连续举办了五届，伴随之而来的当地与国内外商家贸易成交额一届比一届高，外地商家在当地投资的数量一届比一届增大。类似南宁国际民歌艺术节这样的以民间歌谣大唱为主要内容的民俗文化活动，在祖国的东西南北、城市乡村，比比皆是。不言而喻，歌谣在这些民俗文化活动中，起了十分重要的桥梁作用，为各地经济大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事实证明，歌谣在当今的经济建设中，有实实在在的、不可低估的特殊作用。这也正是我们今天提出要加强歌谣的研究，充分发挥歌谣（其他样式的民间文学亦然）作用的一个最主要原因。

对于歌谣的研究，古已有之。从孔夫子及其弟子广泛采集和编纂各国“国风”（当时对民歌的称呼）并编纂我国第一部民歌总集（也是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以来，各个朝代都有官方学者或民间艺人搜集、整理和研究民间歌谣，而且收集的数量一代比一代多，研究得一代比一代更加深入、细致，成果也一代比一代更加突出。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歌谣研究的专著、论文源源不断地问世。乍一看，似乎没有多大继续研究的必要，专著更是不必要再出版。其实不然：一是人类社会生活瞬息万变，新的歌谣不断地产生；二是以往包括古代

和现当代所产生的歌谣数量宏富,谁也不敢说已经搜集完全,缺乏了研究对象;三是不同人有不同的眼光,亦有不同的角度,大有挖掘和研究的空间和余地;四是本人从事《歌谣艺术》(原为《歌谣学》)课程近 20 年的教学,每届授课,都发觉不少新的切入点可以深入探讨。本书一方面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对歌谣基本常识的探索;另一方面,注重于我国少数民族和国外一些主要民族歌谣实例的分析。对汉族歌谣,主要是分析那些表现形式和音律比较特殊的歌谣。总体上,注意宏观与微观结合,进行多侧面、多角度的研究。

在撰文过程中,摘引了不少专家学者已发表的文字。这些文字,绝大多数地方都已作了注释和说明,少部分地方一时顾及不到,敬请作者多多包涵。而无论是说明或注明与否,我都从心底里表示衷心感谢,并诚挚希望各位专家、作者见书后继续多加指教。

著者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歌谣的界说	/ 1
第二节 歌谣的内容与形式	/ 6
第三节 歌谣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 12
第四节 本书的宗旨和概要	/ 14
第二章 悠悠长河:歌谣的起源与发展	16
第一节 歌谣产生的几种观点	/ 16
第二节 劳动并非歌谣的唯一源泉	/ 21
第三节 中国歌谣发展史略	/ 25
第三章 天籁之力:歌谣的功能与价值	37
第一节 多层次的效能	/ 37
第二节 潜在的积极上进因素	/ 48
第三节 人类心灵绽放的花朵	/ 52
第四章 情同手足:歌谣与民俗	56
第一节 不分彼此的文化现象	/ 57
第二节 歌谣学在民俗学中的地位	/ 61
第三节 相互补充和印证	/ 62

第五章 世界文学之母:歌谣与文人创作	68
第一节 诗歌的创作之源	/ 68
第二节 历代诗人作家之乳汁	/ 74
第六章 枝叶繁茂:歌谣的分类	82
第一节 歌谣的分类标准	/ 82
第二节 近代有代表性的分类法	/ 85
第三节 当今中国较为通用的分类法	/ 89
第七章 生活的脉搏:歌谣思想内容特色	97
第一节 时代的晴雨表	/ 97
第二节 民族精神的自然流露	/ 104
第三节 生活的广泛快捷反映	/ 107
第八章 智慧之花:想象、构思与语言	113
第一节 奇特的想象与构思	/ 113
第二节 生动形象的语言	/ 118
第九章 赋、比、兴:歌谣的三大主要表现手法	121
第一节 歌谣的赋及其运用	/ 121
第二节 歌谣的比及其种类	/ 124
第三节 歌谣的兴及其作用	/ 127
第十章 多重构架:歌谣的章法、结构和句式	132
第一节 章法	/ 132
第二节 结构	/ 139
第三节 句式	/ 148
第十一章 美的声律:歌谣的韵律、节奏及音乐性	153
第一节 歌谣的韵律	/ 153
第二节 歌谣的节奏	/ 163
第三节 歌谣的音乐性	/ 166
第四节 歌谣的衬词与对仗	/ 168

第十二章	各具风采:歌谣的几种特殊形式	173
第一节	壮族勒脚歌	/ 173
第二节	广西彝族五柱歌和“羊情带”	/ 183
第三节	畲族特殊形式民歌	/ 186
第四节	侗族歌谣的特殊韵律	/ 190
第十三章	西北美声:“花儿”的审美意识	194
第一节	歌名与内容美	/ 194
第二节	“花儿”的押韵规律	/ 201
第三节	“花儿”的修辞格	/ 206
第十四章	北国风光:信天游与爬山歌	211
第一节	信天游的格律特征	/ 211
第二节	爬山歌的形式特点	/ 215
第三节	信天游与爬山歌比较	/ 219
第十五章	江南主旋律:吴歌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	230
第一节	吴歌源流小议	/ 230
第二节	吴歌内容特征	/ 237
第三节	吴歌格律浅说	/ 250
第十六章	彼岸之美声:台湾歌谣浅析	255
第一节	闽南语歌谣在台湾	/ 255
第二节	台湾的客家话歌谣	/ 268
第三节	台湾高山族歌谣韵律	/ 273
第十七章	人生初绽之音:中国儿歌	281
第一节	儿歌的分类	/ 281
第二节	儿歌的思想内容	/ 284
第三节	儿歌艺术特点及其作用	/ 292

第十八章 欧美诗风:英法俄墨歌谣选析	297
第一节 英国歌谣的基本格律	/ 297
第二节 法国歌谣的音乐性特点	/ 305
第三节 俄罗斯歌谣韵律浅说	/ 314
第四节 墨西哥歌谣的韵律	/ 317
第十九章 亚非连韵:日巴越及非洲一些国家歌谣格律浅说	321
第一节 日本的“记纪”歌谣	/ 321
第二节 越南歌谣点评	/ 324
第三节 巴基斯坦民歌诗律	/ 332
第四节 斯瓦希里语歌谣格律	/ 336
第二十章 东盟之音:印尼柬泰歌谣	341
第一节 印尼“板顿歌”的格律	/ 341
第二节 柬埔寨歌谣的韵律	/ 346
第三节 泰国民间歌谣中的“莱”和“格仑”	/ 355
第二十一章 激情的背景:中国歌谣生态环境透视	361
第一节 中国歌谣盛会	/ 361
第二节 壮族歌圩的起源与发展	/ 368
第三节 刘三姐对歌圩形成与歌谣发展的影响	/ 379
第四节 歌圩流变及其内容	/ 386
主要参考书目	395

第一章

绪 论

当今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文学。从地域上说,有“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东方文学”、“西方文学”、“欧亚文学”、“北欧文学”、“南非文学”、“北美文学”……。从时代而言,有“远古文学”、“古代文学”、“近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新时期文学”。按作者、读者身份说,有“作家文学”、“民间文学”、“俗文学”、“通俗文学”……。按服务对象而言,有“大众文学”、“民众文学”、“工农文学”、“士兵文学”。若按民族成份而言,就有“汉民族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民族文学”,还有“韵文”、“散文”等。然而,这个文学那个文学,其源头只有一个,就是本书浅析的对象——歌谣。她是最早的文学形态,也是最早的艺术形态之一。

歌谣,亦称民间歌谣,是民歌与民谣的合称。就中国而言,自孔子生前时代甚至更早一些时候,到当今社会主义新时期,无数文化志士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搜集、整理和研究民间歌谣,成果不计其数。本人多年从事歌谣的研究和教学,亦有不少的感受和体会,特将这些感受和体会融合于前人研究成果,再作些微观性的探索。

第一节 歌谣的界说

中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不仅具有悠久的历史,而且具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尤其是各民族的民间歌谣源远流长,丰富多彩,是祖国光辉灿烂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乃至整个人类文化、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界说”一词含义比较广泛,旧时指定义,后词义扩大,泛指称谓、定义、概念及其有关的内容,比“定义”或“概念”的范围都要宽泛。《马氏文通·正名》载:“凡立言,先正所用之名以定命义之所在者,曰界说。”“界之云者,所以限其义所

止,使无越畔也。”^①说得具体一点,“称谓”主要指事物的名称和叫法,属外表性的东西,而“定义”或“概念”则是就事物的本质特征而言,属内在的东西。

(一)歌谣的称谓

“歌谣”一词英文名字为 Folk - song 和 Ballad。前者意为“民众所作的歌”;后者为“跳舞的歌”。这个 Ballad 是从古法文 Belier(跳舞)一词演变过来的,原意为歌舞队进行合节拍表演时所唱的歌,后来变形为 Ballad,成为法国一种古老诗体的专有名词。Ballad 的原义主要是指抒情短歌及“韵文的故事”。18 世纪以后,才专指“抒情、叙事的短歌”。

就我们目前理解的情况看,前者 Folk - song 与我们现在所用的歌谣(口唱及合乐的歌)之说法较为吻合,也比较切合歌谣所表达的实际内容。

在我国,民间歌谣的称谓因时、因地、因人、因民族,以及因形式特点而异,其名目繁多,难以计数。古籍里就有多种不同的说法。《诗经》把歌谣统称为“风”,诸如“十五国风”,即十五国歌谣,“卫风”即卫国歌谣;《乐府诗集》引梁元帝《纂要》里又有各种称法:“齐歌曰讴,吴歌曰歊,楚歌曰艳,浮歌曰哇”。前三种是因地异称,后一种是以声之轻重得名。《国语·楚语》注:“浮,轻也。”因为这种歌调子轻靡,故称为“浮”。又因当地的方言,这种浮歌被称为“哇”。^②

至于“谣”,除上述与“歌”连称外,还有许多带有附属成分的称法。《后汉书》称谣为“风谣”、“谣言”(注:这里的“谣言”不是当今所讲的造谣之谣言,而是指吟唱的歌词),《晋书》称为“民谣”,《南史》叫“百姓谣”,《旧唐书目录》称为“谣辞”,《明季北略》称“口谣”等。此外,以朝代定名称的有“尧时谣”、“周时谣”、“秦时谣”、“汉时谣”等;以地区地方定名的有“长安谣”、“京师谣”、“王府谣”、“都郡谣”、“二郡谣”、“天下谣”等;以人为标题的还有“民谣”、“童谣”、“儿谣”、“小儿谣”、“婴儿谣”、“女谣”等。

归纳起来,歌谣歌谣,包括“歌”和“谣”两个部分。那么,什么叫“歌”?什么叫“谣”?《毛诗故训传》言:“合乐曰歌,徒歌曰谣”;《韩诗章句》说:“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用现代话说就是有伴奏,有乐曲的叫歌,无伴奏、无乐曲即徒歌者称谣。

由于汉语各方言的差异和各少数民族语言的差别,如今在广大人民群众生活中,对自己所熟悉的歌谣,还一直保留着许多传统的亲昵称呼。如汉族地区的“山歌”、“山曲”、“野曲”、“家曲”、“酿曲”、“花儿”、“少年”、“宴席曲”、“信

① 见《辞海》缩印本,第 1676 页。

② 见《乐府诗集》卷 1,第 8 页,南宋郭茂倩编。

天游”、“爬山歌”、“号子”、“秧歌”、“盘歌”、“对歌”(对子歌)、“猜调”、“哭嫁歌”、“丧歌”、“夯歌”、“赶五句”、“串号子”、“×送”、“×绣”,等等。少数民族对歌谣的统称和别称更是五花八门,不可胜数。甚至同一个民族地区,同是一个县、一个乡,叫法也各异,如壮族的“欢”、“诗”、“比”、“加”、“喃”、“叹”、“吟”、“衣”、“弹”等等,都是对歌谣的不同称呼。其中“欢”又有五言欢,五三言欢、七言欢、七三七言欢、长短言排欢、勒脚欢等等。其他民族歌谣,较有代表的称呼有藏族的“鲁”、“谐”,蒙古族的“好来宝”,水族的“双歌”,苗族的“飞歌”,侗族的“大歌”,瑶族的“香哩歌”、“石牌话”,土家族的“打闹歌”,布依族的“浪哨歌”,还有彝族的“尔比”、“克哲”、“梅葛”、“阿妹开”、“腊美”……这些不同名称和叫法,在各族民间已成为习惯,它们往往是以当地(或本民族)歌谣的体例、风格、内容、及作用等为依据,予以命名。虽然仅仅只通行于一定地域,但在总体上,都属与歌谣同类。

追溯歌谣各种称呼的来源对于我们了解当地歌谣的面貌,加强搜集工作,进行歌谣的综合分类和比较研究,都有极大的帮助。

(二) 歌谣的定义

歌谣的定义,即如前所述,与“概念”一样,是歌谣内涵比较确切的说明,属内在的成分。

中国歌谣的定义,向来比较难以确定:一是合乐与徒歌难分;二是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民间歌谣与作家诗人创作的诗歌,二者的界限也不一定那么分明。《诗经》所录的乐歌,就有上述的两种作品(民间歌谣与个人诗歌)的混淆;《乐府诗集》更是上述两种作品混杂而存在。

古人对歌谣的解释多从字义入手。《尚书·舜典》云:“歌永言”。永,同“咏”,意为朗诵,合句意思为朗诵对白的话。《毛诗正义》云,“歌之,谓引声长咏之”。《毛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里的“志”指的是思想、意识、志向等,“所”可解为“表达”二字。又云:“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不知”当“不自觉”解,说明歌谣的自发性。宋人朱熹《诗集传序》:“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男女相与歌咏,各言其情也。”上述古人所云之意,可归纳为:歌谣是一种语言艺术,是用来表达思想感情的言语。

至于外国名人,对歌谣又有一些别的解说,但其宗旨也与我国上述说法相同或相近。英国吉特生(Trank Kidson)在《英国民歌论》里说:“民歌是一种歌曲,生于民间,为民所用以表现情绪,或为抒情的叙述者。”

据近代民俗学家劳依舍尔说:“民歌是一种民间能咏唱的歌;以内容论,又

以语言的及音乐的形式论,它合乎最广的地域之情感生活,想象生活;并且不被人视为私有的东西,又带了典型的姿态,至少有十年之久,经过人口传的。”^①

“五四”运动前后,在新文化运动热潮的推动下,中国无数个歌谣学的奠基人和先驱者,在歌谣学研究的许多领域进行了开创性的探索,北大《歌谣》周刊专门展开了关于“歌谣是什么”等问题的讨论,使学术界对歌谣的性质、定义的认识大大地迈进了一步,对以后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影响。当时发表文章较多的是周作人等。

周作人(1885~1968,浙江绍兴人,五四时期任北大教授,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政协全国委员)继承了英国人吉特生所下的定义,指出歌谣“是民族文学的基础”,是民众“表达民族心声”的韵文作品,它的性质“是原始文学遗迹,也是现代民众文学的一部分”,“民歌的最强烈,最有价值的特色是它的真挚和诚信”。^②当时北大主持《歌谣》周刊的教授们,把一向被鄙视为不登大雅之类的民间歌谣,誉为反映“民族心声”的珍贵材料,这是歌谣研究史上的一大进步。他们的论述,当时虽然未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但也初具轮廓,他们的观点,既受到西方民歌理论的影响,也体现了“五四”前后歌谣运动追求民主、科学的倾向。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采风运动的深入,我国歌谣研究者对民间歌谣本质的考察与认识,愈来愈全面、深刻。钟敬文主编、数十名专家教授参撰的高校文科教材《民间文学概论》,对歌谣下的定义是比较全面、确切和简明的概念:

民间歌谣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诗歌创作,是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韵文。它具有特殊的节奏、音韵、叠句和曲调等形式特征,并以短小的篇幅和抒情的性质,与史诗、民间叙事抒情长诗和其他韵文样式相区别。

著名学者杨堃在《民族学概论》中也有类似的提法:“民间歌谣是可以歌唱和吟诵的一种韵文形式的民间文学。它一般比较短小,且带有抒情的性质。”乌丙安教授在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强调了一点:“民间歌谣是广大人民的生活、思想感情在富有音乐性的语言形式中的真实反映。”

概而论之,歌谣是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韵文作品,是反映民众生活,表达民众思想感情的诗歌形式。她是劳动人民的一种中头创作,是劳动人民歌唱的文学,是劳动人民美妙的心声。有特殊的节奏、韵律和曲调等。广义

① 见李长之:《略谈德国民歌》,载《歌谣》周刊第2卷36期。

② 见《中国民歌的价值》。转引自吴超刊授讲义《歌谣学概论》第11页。

歌谣包括各种长歌(史诗、抒情、叙事长歌)和所有的短歌。狭义歌谣则指短小的民歌、民谣、儿歌、童谣。

不言而喻,民歌有着民间文学所具有的基本特征——诸如口头性、集体性、变异性、承传性和立体性等,但是它同一般的民间文学作品如神话、传说、故事不同。即神话、传说和故事是散文作品,而歌谣是韵文作品,其形式上最大的特点——有特殊的节奏、韵律、曲调、声律,而且是随时可以配曲唱之。

(三)歌谣与乐舞谚语的关系

按今人的理解,一般认为可以唱的为歌,光说不唱的叫“谣”。有时也以“民歌”作为“歌”与“谣”的总称。

古代的歌谣与乐曲、舞蹈、谚语有密切的关系。

1. 歌谣与音乐的关系

根据朱自清《中国歌谣》讲义中所说的,歌谣是原始的诗,而古代的诗、乐、舞三位一体,结合得很紧密,它们最初的形成,都受节奏的影响,往往同时产生,分不出先后。若干个时代以后才逐渐分家,独立门户,就是分了家,它们之间仍然有血缘关系。如今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我们还能看到这种三位一体的现象,特别是那些即兴随唱的民歌,词和曲多是一起迸发出来的。当然也有用旧调填新词的。作为歌,受到音乐的制约,有比较稳定的曲式结构,所以歌词也有与之相应的章法和结构;而谣,大都没有固定的曲调,“唱法”自由,近于朗诵,所以谣词多为较短的一段体,章句格式要求没有那么严格。

2. 歌谣与舞蹈的关系

“歌舞”一词常常联用,关系一直十分密切。

“谣”字最初作“缶”,从“缶”(音“否”),“缶”是乡下农民用的小口大肚水缸,即瓦器。《诗经·陈风·宛丘》有“击缶为节以歌舞”句。可见,“谣”的最初义是舞,“击缶为节”必是且歌且舞。^①就是这种歌舞结合的例子。

3. 歌谣与谚语关系

歌谣与谚语的关系也非常密切。我国古代许多学者“谣”、“谚”不分。如《国语·越语》说:“谚,俗之善谣也。”对“谚”的解释也多与“谣”相近。只是谚语是民间的格言,有较强的劝诫性,语言比较凝炼;谣,是劳动人民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直接反映,是劳动人民“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高度概括,有较强的讽喻性,语言比较自由。当然,谣谚之间的区别不是绝对的,有时它们之间可以互相转化。如“八字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既是民谚,又可作为短谣。

^① 吴超刊授讲义:《歌谣学概论》,第3页。

第二节 歌谣的内容与形式

歌谣是劳动人民的心声。在民间,诗、歌、舞常常融为一体,至今仍是众多民族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娱乐形式。“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诗歌起源于劳动,早就有“邪许歌”的记载。然而歌谣的价值,何止在于娱乐方式!从笔者参加编纂的《中国歌谣集成广西卷》所辑入的歌谣看,各族歌谣不仅内容丰富,题材广泛,而且体裁多样,形式韵律多彩多姿。

(一) 内容与题材

歌谣的内容与题材,由时代、社会、历史、环境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伦理、斗争、生息等等决定。古今中外,民间歌谣的内容和题材,从繁重的劳动生产到日常的人生礼仪,从上古时代的神话传说到当今世界的现实生活,可谓无所不唱,无所不包。^①

反映各族人民创造物质财富的生产劳动,是歌谣的一大内容。劳动创造了人,劳动也创造了文艺。种田种地要出力,这就需要有人组织、指挥。组织指挥者不是一般的空泛呐喊,而是用歌谣作指挥信号,从而使大家同心合力,这是劳动人民创作劳动歌的功利性之所在。由于它是在劳动中产生,所以具有劳动时强烈的节奏和鲜明的集体性。如广西龙胜各族的《开山歌》和融安县壮、汉、瑶杂居处的《打锣挖地》。就是由劳动组织者以锣声为信号与节奏,一边呼唱、一边劳动,从开工到收工的每个环节,均服从指挥信号,使劳动时体现出齐心协力的热烈气氛。有的劳动歌谣则是在劳动中一人呼唱,众人应和,用以协调动作,求得最佳效果。如《打破歌》、《推艇歌》、《榨油歌》、《拉山歌》等等,都属于这类内容的歌谣。人们在生产劳动中不光出力,同时也在开动脑筋不断地探索,从中找出规律,这时,歌谣便成为总结劳动生产经验和传授生产知识的最好传播工具。如“正月不恋鞋和袜,先把刀斧快快磨……四月光阴贵如金,争分夺秒莫错过,牛背犁耙马背鞍,犁田耙地不停脚……”(侗族《十二月歌》)。一年四季种田的一些规律,就这样反映了出来。劳动歌的内容,还有不少是表现劳动者的心态的,如“夏天时节晴似火,耕田耙地汗淋漓。有饭有肉咽不下,饿粥酸菜倒好吃”(壮族《农家四季歌》),抒唱了劳动者的艰辛。“庠斗沉甸甸,田水哗哗

^① 见《中国歌谣集成广西卷》序第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7月版。